# 平凡女人的春天

回到出租屋，已经凌晨两点多。

这是一套很简单的套房，一个小客厅，一个小厨房，两间卧室，总共不到50平米，客厅里一个餐桌一个茶几，

一台电视，阳台上养着一些花草，摆设很简单却很整洁。

两天招不到客人了，得想点法子才行。

从云无奈地掏出钥匙打开门，拖鞋还没换好，耳畔便传来一道道高亢的呻吟声。

显然是男女交合的叫床声，搭配着性器紧密结合的「啪啪」声。

就像没听到一样，从云继续手上的动作，将穿好的拖鞋放到一边，光着脚丫走到大厅，尽量不露出声响，以免

打扰别人的欢好。

肚子有点饿，想着到厨房热一点晚上的剩饭，回头看了一眼那道门传来的叫床声。

女人的呻吟声越来越重，显然正在兴头上。

算了，还是等他们完事了再做夜宵罢，从云蹑手蹑脚地走到另一道门，正在那个房间的隔壁。

看了一会儿书，是张小娴的小说，从云看了下手表，凌晨三点多。

「嗯……啊……好哥哥别…别……」

「慢……慢点……妹妹不行了……啊……啊」

女人的呻吟声早已变得粗哑不堪，断断续续，显然是想喊却是没多大力气再喊出来，到最後只剩下呜呜咽咽的

喘气声和求饶声，夹杂着肉体啪啪的撞击声，在昏暗幽静的黑夜里，显得越加淫靡。

这个男人飞薇搞不定，从云走出房门，晃了晃神，犹豫着要不要去帮她。

如果不需要，恐怕进去帮不到忙，反而砸了她的生意。

飞薇跟她是同一个监狱出来的，因为比她先刑满释放，所以飞薇理所当然地比她早出来，干回了本行。

从云出来的时候，是飞薇去接的她，那麽一个高傲的女人，平时对你指东画西，嘴上对你处处挑剔，不知得罪

了多少同行中人。

即使她对从云嘴巴再毒，再苛刻，从云都不会跟她计较。

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正值寒冷的冬季，监狱的大门在她身後缓缓地合上。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云层里的太阳，舍不得移开目光，近乎固执地望着天空，吁了一口气，呼出的气流在冷空气

中化作一团白雾。

迷蒙的空气中，隐隐约约一个身材纤瘦的女人的走过来。

淡淡地扯开一抹笑容，从云迎向她，「我以为你不会来我接我。」

飞薇嗤笑一声，「切，你以为我是那些烂货，嘴里一套背後一套。」

看着从云牵强的笑脸，飞薇脸色一正，说「你确定要跟我走同一条路？」

冬日的阳光照得从云微微有点失神，一时间让她有一种错觉，仿佛回到了刚出社会那个初出茅庐的小女孩。

那段飞扬的青春，一路支撑的坚强，终於还是走到了凋零的一天。

摊开渐渐粗糙的手掌，从云模糊地想，这双手也许曾经握住过幸福，可转瞬间，甚麽都消失无踪了。

抓起飞薇的小手，这是一双来不及经历岁月折磨的双手，纤细稚嫩，二十岁的飞薇，多麽美好的年龄。

「我只知道，我不会後悔。」

经过几年的狱中生活，两人早已熟只双方的性情，见从云回答得再清楚不过，飞薇高傲地抬头，「那你最好记

住我说的话，哭的时候，最好别在我面前，我最讨厌眼泪！」

事实证明，飞薇的警告是多余的，从合租到现在，至少在她面前，从来没见过这个女人流过一滴泪。

\*\*约略过了十多分锺，隔壁的房门突然打开。

细长的小眼睛对上一双深邃的双眼，从云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已经迈着修长的双腿潇洒地从她身边走过。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即使在经过那麽激烈的男欢女爱之後，依旧毫无波澜。

视线落到从云身上，如刀般锋利的眼神穿过幽暗的瞳孔便直射开来，划破她的肌肤，直射心脏。

让从云淡定的心一颤，对方眼中的嘲讽太过明显，如一把把尖利的刀子，狠狠地刮过她的脸庞。

原来是那个男人。

他是飞薇的常客之一，有时候一个月会见到他一两次，每次面对从云，都是一副不屑的表情。

也只有飞薇的常客，才会被带到出租屋来。很多妓女想要留住那些有权有势的客人，都是利用自己的房间做「

根据地」。

毕竟开房间要身份证还要一堆繁琐的手续，而且容易惹是非，那些不想招惹麻烦的客人当然会选择小姐的房间

省事些。

她没有飞薇的美艳，也没有她的纤瘦，这是原先就知道的，可是面对这样不屑一顾的表情，多少还是会有些介

意。

匆匆走到飞薇面前，床上的人儿早已昏了过去，嘴巴还残留着男人大量乳白色半透明的的精液。

正沿着她娇艳欲滴的小嘴汩汩地流下来，一路蜿蜒，经过细长的脖颈，丰满白皙的胸部，最後停留在一团杂乱

的床单上。

这是从云第一次看到飞薇如此落魄的样子，就像一只被人摧残得毫无生气的破布娃娃。

地下散乱地扔着她的胸罩和内裤，赤裸着下身摊在床上，身上仅有的一件黑色的吊带衫也被高高的掀过胸部，

一对虽然不大但是形状很漂亮的乳房挺立着，她的左胸上纹着一只蓝紫色的蝴蝶，扑朔着诡秘的翅膀，嫩红的乳头

显示着少女的青春。

空气中还弥漫着淫靡的味道，从云走到窗前将原本只阖上一半的窗户全部打开。再替飞薇洗掉身上的杂质，翻

开床头的柜子找出一条洗过的被单替她盖好，再拿过那张混杂着男女荷尔蒙味道的的床单到浴室清洗。

动作一气呵成，与其说是同居者，不如说是保姆。

没错，她们两之间的关系，要说是朋友，更多的是雇主与保姆之间的关系，即使她也是缴纳租金的合租者之一。

做饭，打扫，洗衣这些日常生活杂事，都由从云一手包办。跟她不同，飞薇每天接触各色各样的人物，因为她

是一家大型夜总会的小姐，所以客人会多些，而且普遍都是些有钱人。

相对来说，从云会闲适些，每天看她无精打采地回到家里，从云有时候做饭或者洗衣服的话会自发地连她那份

也一起做。

久而久之，两人也就形成一种默契。没客人的时候，飞薇也会替她招揽一些客人，都是些想找高级妓女又没钱，

急於发泄的穷酸汉。

打理好一切，已经凌晨四点左右，从云回到房间对着镜子重新补了会妆，吃过晚上的剩饭，便火急火燎地出门。

晚上活动，白天睡觉，这是妓女不变的生物锺。

从小区走出来後，路边昏暗的灯光流泻了一地，行人稀少的可怜。出租车懒洋洋地停在路边，辛苦了一天的师

傅，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路口的红绿灯一闪一闪的，像十月里的星星。

走在昏暗幽静的柏油路上，更显得形单影只，从云浑身打了个冷颤。钱她是不敢带的，只有手机。暗暗地抓紧

口袋里的手机，仿佛将它当成唯一的寄托，从云吁了口气，壮着胆子继续行走。

路过路灯晕泽的公园，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从云时不时地东张西望，就像一个寻找猎物的猎人。

倏地，眼角处一个模模糊糊的黑影吸引起她的注意。

还在犹豫着要不要走过去，身体已经自发地接近那团黑影。

走近一看，真是个男的，从云马上抖擞起十二分的精神。

眼见那个男人只是闲散地坐在公园一侧的水泥台上，双手撑於身体两边，双肩微微的耸着，昂头遥望天边，眼

神毫无焦距，忧伤而落寞。

这样的背影，无端地让从云裹紧身上的衣领，一颗滚烫的心沈入冰河。

就好像看到三年前的自己，一个女孩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大街上，前方的身影中她看到了那熟悉的背影。

然後，开始在街头，追逐着那身影，结果，她还是追丢了。

不是他，都不是他。

「先生，做吗？快餐一次100.」从云流利地说着，这句话，她每天都在说，早已变成一句平常不过的口头禅。

眼尾扫到从云在月光折射下的阴影，男人转过头疑惑地看着她，「什麽东西？」

那是一张充满诱惑风情的脸，即使在昏暗的灯光下。

侧脸的线条很完美，很流畅，浑身隐隐散发出一种夺目的贵族气质，这个男人，满二十了吗？从云犹豫着。

情不自禁地盯着他的侧脸，眼神迷惘。

这个男孩有一双美丽的桃花眼，眼角微微扬起。

丝毫没料到对方的出神，男孩那微微闪烁的桃花眼怔怔地看向她，在她的身上淡淡流转。

这个女人的存在感就像一滴水掉入大海，无处追寻。

单眼皮的细小眼睛出神地望着他，就像对待一只易碎的玻璃。

那样温柔的眼神，让他的心脏突然一跳，这个丑女人不会把他当成她的前男友或者丈夫了吧？

管他是男人还是男生，只要满十八周岁就行，从云给自己打气。

「小弟弟，你…」斟酌了下，语气尽量委婉地问他，「你……满十八周岁了吗？」

孰料，像是被触犯到什麽禁忌似的，男孩蓦地跳下水泥台，身形一晃，闪到从云面前，咬牙切齿地说「大姐！！

…你说呢？！」

说到大姐处，故意停顿了好一会儿，锐利的眼神危险地盯着从云。

一米八几的身高，衬托着挺拔如树的身材，从云的身影完全被笼罩在对方高挑的身躯下，忙抬起头谄媚地笑着，

「满，满，绝对满，小弟弟你长得真帅气，又有男子气又……」

「哼…」

被打扰到兴致，男孩无趣地转过头，斜了一眼喋喋不休的从云，厌恶地越过她的身子准备离开。

真是扫兴，遇到这麽一个烂俗的丑女人，他最烦那些没事在他身边乱嚼舌根的麻雀。

叽叽喳喳，不知道本少爷现在的脸上写着「生人勿近」吗？

见他离开，从云忙追上去，「小弟弟，快餐要嘛？」

「什麽东西？」虽然对这个女人有些反感，相对来说，他还是比较想知道她大半夜哪来的快餐。

见他一副不解的样子，看来这个男孩没找过小姐，不然怎麽会连行业里面最专业的术语都不知道，兴许是有女

朋友帮他纾解欲望吧？

从云扯开嘴角，拉过男孩的手伸进下面的长裙里面，在茂密的毛丛中找到阴蒂，她熟练的抓起男孩粗糙的双手

揉捻起来，暧昧地对他笑了下。

入手处女人两瓣轻微闭合的肉片，几根毛又浓又卷均匀地分布在周围。

\*\*这个女人，居然……居然没穿内裤！

「该死！」

意识到这点，男孩「咯」地一声，全身绷紧，腹部的某个地方猛地一跳。

一只手又气又急地想要伸出来，从云哪里肯从。按着他的两根手指开始沿着狭长的花瓣的娇嫩花蕊里滑动了起

来，爱抚她早已湿透了的花瓣，两只手指在花丛中旋回，搅绊着，而从那里发出了滋滋的淫荡声音，那声音正是她

那湿透而滴下的爱液声。

「嗯……啊……好爽！啊…啊……姐姐的阴蒂被你欺负的好爽……」

另一只手有意无意的滑过他微微隆起的裤头，肉棒已经开始硬邦邦的翘了起来。没有男人会在经过这麽强烈的

感官刺激下还能不动声色的，除非他有隐疾。

「啊……舒服……啊……啊……好痒呀……小弟弟……你的宝贝好大哦……」

果然，男孩急欲伸出的右手，有气无力地任由从云摆动。

敏感而凸圆玉润的小豆豆在他手指的间接抚弄下，逐渐的凸显了出来，从云按住他的食指轻柔的按住那个东西

转动了起来，强烈的刺激让她的阴部紧缩了一下，眉头微蹙。

「要吗？只要100 ，姐姐的小穴会伺候得你很爽的。」

浑身一震，竟然是个妓女，男孩嫌恶地推开准备巴上来的从云，恶狠狠地咆哮道，「滚……」

「啊…」

从云脚下一个踉跄，被推到公园一侧的死角，显然男孩用的力道跟他的愤懑程度成正比。

脚裸处遇到强大的阻力撞上墙壁，流出一道细细的血柱。

按捺住疼痛，从云哇地一声，哭嚷起来，「哎呦，流血了，好痛，要死人了……呜…呜……死人了……」

果然，男孩脚步一顿，回过头一看，那个女人手臂和膝盖都被磨破了，还渗着血，看起来不像假的。

心里如是想着，身子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漂亮的桃花眼冷冷地睨着这个世俗丑陋的老妓女。

「要死离本少爷远点，恶心的女人！」

见他表情无动於衷，从云原本落到一半的心更是冷得毫无温度，就连一个男孩都这麽厌恶自己了吗？

湿冷的空气迎面扑来，侵入每个毛孔，冰寒的感觉随之蔓延至全身，又是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她已经试着放弃自尊了啊。

没有反驳他的恶言恶语，从云静静地看着他。良久，利用左侧的手臂支撑着身体缓缓地站起来，默默地转身。

她知道，在金钱和爱情面前卖弄自尊，是最傻的事。

所以她能做的，只是离开，还他一片清静的世界。

这个男孩，清澈得就像一张白纸，没想到箭在弦上，竟然还能忍住，从云笑自己的粗俗。

看着那个女人一跛一跛地走着，在漆黑的夜里，被投射到地面上的阴影线摇摇晃晃，竟隐隐生出一道落寞的风

景。

他还以为那个女人会死缠烂打呢，倒是这麽快就放弃，省得他赶人，男孩转身毫不犹豫地离开，眉心却不自觉

的深蹙。

意识到男孩离开後，从云并没有继续脚下的路，捂着胳膊上的血颓废地倒在青翠丛生的杂草堆旁。

银白的月光闪亮地灼人，让她稍稍闪失了心神。

所有的过往，突然像是放到了放大镜下面一样，一下子变得清晰生动起来。

她甚至记得小女孩唇角上扬的弧度──不深不浅，极小的一个弧度。

那是她年少时的美好，单纯而无知。

曾经，她以为自己与死去的女人没有甚麽两样，脚步虚浮得像夜里的游魂，没有目的，没有希望！甚麽都失去

了。

周围闪烁的霓虹灯，把她的脸照的忽明忽暗，她直视前方的眼神异常坚定。

生怕她继续纠缠自己，回过头准备警告她的男孩愣在原地，呆呆地看着她，头一次失神。不明白为什麽前一刻

还谄媚地巴着他的女人，一转身却变成一只飘渺无痕的落叶，悠悠然如烟花般易逝。

在出租室里休息了几个小时，外面一阵劈劈啪啪的声响吵得从云没有一点睡意。

打开房门，从云便被大厅里对着搬运工指东画西的飞薇吓了一跳。

难道是她们的租期到了？

从云一吓，也顾不得衣衫不整，忙跑到手忙脚乱的飞薇面前，「怎麽了？我们要搬家了吗？」

没有搭理从云，飞薇继续指挥搬运工收拾东西上路。等那些搬运工走了以後，飞薇才偷空睨了从云一眼，脖子

微微一倾，看起来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不屑地对着那些低等的小人物。

「谁说我们要搬家了？」

那是飞薇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夹杂其它的意思，从云知道，所以丝毫不介意。

「那你怎麽大包小包的行李往外送？」从云指了指飞薇手上的包，看起来她好像要出门的样子。

「拜托，小姐，那是大包小包吗？只有两个包好吗？里面都是些比较重要的东西。」飞薇撇了撇嘴说道。

说完顿了顿，补充道，「有个老头，准备包我一段时间，这几个月你先住着吧。」

「那你以前的那些客人呢？」飞薇有没有被包养过她不知道，只是自从她们两住在一起从云还没见过哪个男人

正大光明的养起了她。

「你觉得跟一个男人做爱好还是被多个男人羞辱好？废话，当然是晾着，没有我人家照样找别的女人，你稀罕

你伺候去。」

「哦，对了，当然前提是人家肯要你。」

原本准备回话的从云喉咙一哽，不知道说什麽。她想问她会离开几个月，闷闷地自嘲一笑，那些有钱人，谁知

道他们对一个女人的新鲜期会有多久呢？

她羡慕那些，陪伴在大款身边的女人，同样一次，她们所获得却是她的N 倍。

因为她们有美丽的脸蛋，张扬的青春，妖娆的身材。

她们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而她，却只能将一次次廉价出卖後所得，小心翼翼的藏起来。

即使是同样出卖肉体的女人，也分了三六九等。

无疑，飞薇是妓女中的上等。而她，便是其中的最下等。

瞧见从云发呆的傻样，飞薇知道她又在愣神，这女人，没事就喜欢顾影自怜，她不烦她可烦。

真不知道两个人怎麽会凑到一块，飞薇习惯性的点上一支烟，漫不经心地看着她，这才发现她身上带着伤，「

你的手怎麽搞的？」

心想飞薇可能误会成是客人制造的伤痕，从云解释道，「昨天不小心摔了一跤。」

左手将燃到一半的香烟递到嘴边，凭感觉深深吸入一口烟雾，再优雅地缓慢吐出，大量的烟雾飞向身前的从云，

飞薇看向笼罩在烟雾中从云，没有多问什麽。

「女人，我肚子饿了，去给我做饭吧。」

「啊？…又饿？…现在才早上九点多还不到中午啊……」

怎麽有些人怎麽吃都不胖，而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没多少，她就是容易长肉。

「真不知道你这麽大胃的人，每天吃那麽多怎麽就不会胖，怎麽我明明吃得还比你少，怎麽就……」从云不厌

其烦地唠叨着，对於这点，是她最不平的。

飞薇扑哧一笑，原本烦躁的心情被从云孩子气的表情逗弄得一扫而空，明明一个二十六岁高龄的女人了，有时

候发起唠叨起来竟是有趣得紧。

\*\*一个人的生活，从云是喜欢，甚至向往的。

飞薇走後，原本没有生气的小房子愈加显得冷清起来，每天毫无目的睡觉，吃饭，拉客，接客。

这期间，又接了几门不错的生意，都是些循规蹈矩的客人，爱抚，前戏，做爱，高潮，一层不变。

偶尔也有几个挑剔的，喜欢在妓女身上制造伤痕，要麽有怪癖的性虐倾向的。咬着牙配合性地做出享受的表情，

简直让从云懊悔得场子都青了，要是早知道这些道貌岸然的男人如此难伺候，还不如当初不接，划算不来。

凌晨一点多，外面的雨断断续续地下个不停，站在屋里，透过窗户向外望去，眼前就像有一扇「不透气」的窗

帘从天界挂下来，外边模模糊糊地，什麽都看不清楚。

行人打着各色雨伞行色匆匆，走在湿淋淋的道路上，从云叹了口气，今天估计不会有什麽客人了吧。

从云趴在窗前看着这场大雨，偶尔吹过的风带着点雨丝扑在脸上，沁凉沁凉的。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绪，从云不禁疑惑起来，这麽晚了，会是谁？

透过猫眼瞄了一眼外面的人，对方浑身湿漉漉的，隔着一道破门直直地望入从云的双眼。

是那双眼睛，幽幽的、迷人而又深邃，摄人心魂。

看来是来找飞薇的，两个多月没见到他，从云还以为他知道飞薇不在这里了。

「先生，你是来找飞薇的吗？她不在这边了。」

「开门！」

没有理会从云的话，对方简单而利落的回应。

看对方执着的样子，似乎不信她的话，从云无奈地打开门，让他自个儿进来查证。

第一次正眼瞧他，没想到除了那双迷人的眼睛外，这个男人还有一副花哨前卫的外表，肤色偏白，一头细长乌

黑的及肩长发嗒嗒的滴着水。

一张俊美的脸上，高挺的鼻梁，冷硬的薄唇，五官搭配得无可挑剔。

湿漉漉的水滴贴着他身上的紧身背心，肌肉紧紧裹着身体，使得体形逐渐庞大，倒是安全感十足，偶尔不经意

间又会流露浪荡不羁的气息，很容易令人目眩神迷，难怪飞薇这麽一个久经欢场的老手都昏倒在他身下。

从云的目光没有停留在他身上多久，便客气地领着他进来，人的相貌好看与不好看，似乎总是由上天来注定的。

出於待客之道，从云招呼他坐下，到浴室拿毛巾准备给他擦拭一下，出租室里面没有空调，恐怕他这麽湿淋淋

的会感冒。

孰料，背後一双如剑的双眼正锐利地射向她，目测高度一五八公分，一头干燥泛黄的头发，苍白平凡的面容，

中等偏胖的身材，一件暴露的吊带衫加上宽大的裙子，再往下，两只细白的短腿摇摇晃晃地走着。

多看一眼都会玷污了他的眼睛，邬岑希厌恶地撇开眼睛，仿佛多看一眼都会吐出来似的。

要不是车子在附近抛锚招不到出租车，还以为沈飞薇在楼上，他才懒得跑到这里污染他的视觉神经。

邬岑希永远也不可能预料到，两年後的自己竟会为这麽一个让他不屑一顾的女人，不惜倾家荡产，也要让她尝

到跟他同等的痛苦。

没有接过从云递过来的浴巾，邬岑希当她不存在似的，兀自站在窗前看着空中的绵绵细雨。

妈的，这该死的雨，什麽时候才停。

高高的视线阻挡住了从云的视线，也断绝了两人的眼神交流。

伸出去的手尴尬的停留在半空，从云无奈地说，「你放心，这是飞薇的浴巾。」

如此生疏的的态度太过明显，从云想看不出来都难。

放下手中的浴巾，从云并不纠缠，对她来说，男人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客人，一种是陌生人。

对於客人，她会极尽谄媚，百般讨好他们，尽量满足他们的一切需求。

对於陌生人，礼尚往来，不冷不热，不咸不淡，别人需要的时候拉一把，不需要她的时候她会尽量地不去打扰

人家。

到茶几上拿过张小娴的书继续看了起来，其实刚才已经看完了，只是她还想看一遍，对於喜欢的书，她总是要

多看一遍，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洗涤掉她心里面的浮浮沈沈。

程雪明说，「床是一个最糜烂的地方，从床上开始的关系，何必太认真？」

她的那张床，不知道躺过多少男人，唯独没有一个男人，陪着她睡到天明过。

唇角卷起一抹讽刺的笑，窗前的男人转过身，若有似无地盯着眼前的女人。

好像他每次见到都这个女人都一副清清淡淡的样子，即使在大厅上看到他骑在飞薇身上抽插的样子还是一副冷

冷清清的表情，就好像在看一场平凡不过的电影。

第一眼看到，还以为是哪家的良家妇女。一来二去，见的次数多了，没想到竟是个小姐，还是个廉价的低档货。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走了眼，表里不如一的女人。看她穿的衣服，丝毫不比其他小姐保守，一件单薄的白色吊带

衫根本连挡都挡不住那一双白嫩玉挺的乳房，一条深邃的沟壑更显出两陀峰峦的高耸，还真是时时刻刻都想着勾搭

男人。

不知道这张毫无波澜的脸下，藏着一副怎样浪荡的身躯。

只是这样想着，软趴趴的肉棒马上就充血膨胀起来。

兴许是察觉到对方太过炽热的视线，从云偏过头疑惑地看向他、因为他的衣服湿淋淋的，再加上偏白的肌肤，

从云一眼就看到他的下面简直都快支起一个帐篷。

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能吗？他不是一直连看她一眼都不屑，要是有感觉早就……两个人视线对个正着，

一双炙热得过了火的双眼烧得从云的皮肤有点生疼。

「多少钱。」

不拖泥带水，邬岑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从云随着呼吸而起浮的乳房，他是个行动派，管她什麽女人，对他来

说，女人都是用来干的。

「一次一百，包夜三百。」

一句话晃得从云赶紧转过神来，忙站起身子，速度快得好像生怕他反悔似的，那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性的职业习

惯。

看着她迫不及待的样子，邬岑希的虚荣心得到大大的满足，连带着不忘狠狠的唾弃一下眼前这个见钱眼开的女

人。

早知道这个女人这麽势利，早三百年前就该办了她，看她还敢不敢对她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

从云把身上的衣服跟内衣裤脱下来，躺到餐桌上，自己抚弄起自己，动作连贯自然，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

出她微微颤抖的双手。

这是她第一次伺候这麽年轻，而且如此魅惑的男人，当然，除了上次那个男孩之外，相较於那些肥胖丑陋的中

年人，更觉压力。

看他隐忍的样子，好像禁欲了挺长一段时间，她知道像这种久经欢场的男人，最需要的是发泄，而不是爱抚。

自己做够前戏，私处必须足够湿润，呆会才不会被做得疼痛难耐。

呸，还真是个骚货，人前人後简直天差地别。

邬岑希赤裸裸地视线直直地盯着她沈迷於自慰的脸上，比起其他部位，他更想看这个女人浪荡的表情。

高耸迷人的乳峰，红红的奶头象两颗葡萄镶嵌在她的大白乳房上。身材不够纤细，但是肉够多，白花花的嫩肉

刺激得邬岑希的肉棒一跳一跳的。

两条丰腴白嫩的粗腿大大地打开，大骚穴儿早已泛滥成灾，两瓣肥厚的阴唇向两侧张口，好象在等待食物的虎

口。

这麽一张严肃正经的脸下，嘴上手上做出来的动作要多浪有多浪。

邬岑希全身颤抖起来，再一次处於极度亢奋的状态之下，拉下裤子，从里面掏出他胀得发紫的的肉棒，放到从

云丰厚的嘴前，大大粗粗的肉棒左右磨着从云泛红的脸上，然後顺势的将阴茎挺入她的嘴里。

「我的肉棒粗不粗？嗯？」

「呜…呜……」

这个男人的阴茎足足有十多公分长、又大又粗，一般东西这麽大的男人普遍性欲都比较旺盛。从云还是第一次

见到男人的宝贝这麽粗长，不禁有点惊恐，她怕自己伺候不来。

见从云分神，邬岑希不满地在她的嘴上前後抽插起来，这个女人，不会在跟他做的时候竟然还想着别的男人的

肉棒吧？

越想越恼怒，邬岑希一只手罩在她的乳房，毫不怜惜地揉搓抚捏起来，一会儿大力捧起，一会儿轻扣乳头，原

本丰满的大乳房更显得坚挺，而且小奶头被揉捏得硬胀如豆。

感觉到男人焦躁的脾气，从云赶紧专心地含着他的阳具，另一只手握住他的肉棒，然後用舌头舔着它。舌头碰

到龟头时，肉棒也随着震荡一下，顿时一种说不出的快感遍布邬岑希的全身。

「啊…」

邬岑希仰头喘息，发出满足的呻吟。

从云抬眼看向他，对上他眯眼沈迷的样子，没想到这个男人也有情动的时候。

从云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竟想也没想便握住在丛草中挺立的肉棒，把充血的龟头含在嘴里慢慢向里送，由肉

棒根部舔到顶端，再从顶端舔到根部；然後放在他的龟头上，上下不停的翻滚着舌头，刺激着他的龟头；接着又把

男人的龟头含进嘴里，一边把头上下套动，一边用舌头在嘴里刺激着龟头。

「……顺便把我的睾丸舔一舔……嗯……！」

从云也遵命地把他两个大睾丸含入口中舔弄，令他的肉棒巴愈来愈胀大。

可能大家会觉得两个人的对话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其实我想说，嫖客跟妓女的「潜规则」就是这样子的，经验

之谈。

「把它吸硬！」

邬岑希像插穴一样的在她的嘴里抽送起来。那挺直的肉棒在从云中出出入入，感到他的小弟弟被她的口腔给紧

紧地包住了，并有着一种被向下吸的感觉。

邬岑希再也忍不住，把她的腿分到最开，让她的膝盖弯曲着，好露出她整个阴户。只见白白的大腿根部，一堆

堆的黑色阴毛中间，一条细细的肉缝儿，肉缝儿的顶端，一粒儿凸起象花蕾，粉红色的，微微发亮用手指抠进她红

嫩嫩的小缝，轻分开她那两片肥嫩的阴唇，目不转睛的盯着鲜嫩的小洞！

「你的阴唇还真大，听说这样的女人又骚又贱，是不是？」

看着她淫荡的样子，脑海里不禁回忆起以前两人四目交接时静静的波澜，邬岑希被刺激得不吝用任何语言击伤

她，这个女人，真是天杀的浪。

「我不知道。」

从云无奈地回答他，这个男人的怪癖看起来不多，但是也不少。

男人挺起粗大的阳具，用他巨大的龟头在从云湿淋淋的阴户来回摩擦，感受着肉穴的美妙滋味。只见她两片肥

厚的阴唇里隐隐约约一片淫水四溢的肉洞内，一股骚水儿正从她的穴儿里流了出来。

邬岑希嘲笑着，调戏她：「浪女人，你的骚穴儿舒服吧？」

「对，好舒服，好痒……」

从云边说边看起来难耐地贴近邬岑希的阴茎，拿过裙子口袋中随身携带的安全套，手握着他那早已胀得红红的

肉棒慢慢摩擦起来准备给他带保险套。

邬岑希「啊」地一声，再也受不了，把他那十多公分长的大肉棒狠狠插进了她那骚水泛滥的大骚穴儿！

「啊……别……套……套……带套……」

该死的女人，他都没嫌她脏，她还敢嫌弃他。

邬岑希大力地把大龟头顶住她的花心深处，女人的骚穴儿里又暖又紧，穴儿里嫩肉把肉棒包得紧紧，真是舒服。

肉棒不断的加快速度，不停的上下抽送起来，直抽直入。她的屁股上逢下迎的配合着邬岑希的动作，淫水如缺

堤的河水，不断的从她的小穴儿深处流出，不停的流到餐桌底下。

「噢……好舒服！……爽！……啊啊！……爽呀！……」

上下扭摆，从云扭得胴体带动她一对肥大丰满的乳房上下晃荡着，晃得邬岑希神魂颠倒，伸出双手握住她的丰

乳，尽情地揉搓抚捏。

从云情不自禁的频频收缩小穴儿肉，将邬岑希的大粗阴茎紧紧含夹着。

「夹，我让你夹，看我怎样干死你！」

邬岑希咬牙切齿地说，该死的女人，差点就让他爽得弃械投降。

「哎呀…美极了！」

香汗淋漓的从云拼命地配合他扭动身子，肥厚的小嘴一张一合，娇喘不已，满头枯黄的秀发随着她晃动身躯而

四散飞扬，她快乐的浪叫声和阴茎抽出插入的「卜滋」、「卜滋」淫水声交响着使人陶醉其中。

稀稀沥沥的雨仍在下着，屋顶的雨水顺着水泥墙滴到了屋檐下的青石上，撞出美妙的声音，却怎麽也盖不过屋

内两具身体原始火热的强烈碰撞声。

「你的骚穴夹得肉棒太爽了……」

邬岑希也觉大龟头被舐、被吸、被挟、被吮舒服得全身颤抖。

他用力狂插从云的大骚穴儿，女人拼命地迎合着他那大肉棒的狂肏，两人真是配合得天衣无缝，舒爽无比，大

龟头寸寸深入直顶她骚穴的花心 .

邬岑希要求换个姿势，变成从云骑在他身上。

从云跨坐在男人膝上，手握着他粗壮的大阴茎，上面还沾满她发情的淫水。

「用力坐下来！」

「啊……好粗……好胀……好舒服……！」

「扭动屁股！这招老树盘根，爽不爽？」

「爽……好爽……好深……啊……」

随着从云一上一下地套弄大肉棒，只见她紧密的嫩穴，被邬岑希的大鸡巴巴塞得满满的，淫水也随着大鸡巴抽

插而慢慢渗出，还滴在他的两颗大睾丸上。

此时邬岑希的手也不闲着，看着他胸前两个大奶子在上下摇晃，便一手一个抓住玩弄。有时当她往下套入鸡巴

时，邬岑希也用力抬高下体去干她，两人一上一下，干得从云水鸡发麻、淫液四溅。

「这下爽不爽？这下有没有干到底？干死你！」

「啊，这下好深，啊……这下插到子宫了！」

由於从云背对着他，任由邬岑希双手抱住她的丰臀来吞吐大阴茎，令她忍不住偷看一下，自己的小穴正被一支

又粗又红的大肉棒一进一出的抽插。

那画面，要多淫靡有多淫靡。

邬岑希全身又白又壮，和从云古铜色的肤色，形成强烈的对比，从云的思绪有一瞬间的恍惚，不懂为什麽这麽

一个优秀的男人会要自己。

背後的邬岑希沈浸在两人欢爱的刺激中，哪里晓得她的小心思，大肉棒又狠又快地顶向从云，时而摆动、时而

转磨。

「啊……啊……好……好深……好快……」

从云被顶得喘不过气来，其实她想说的是她受不了了，想求他慢点。可是她不能，也不敢，她怕身後的男人生

气，现在他是她的客人。

邬岑希一边用手抱住从云的臀部，侧过身张开性感的薄唇也大口吸吮从云丰满坚挺的左乳，另一手则用力搓弄

她的右乳，下面抽插的动作，依旧又狠又重。

「这样抱着相干的姿势，爽不爽？」

「爽……好爽……你的鸡巴好大……嗯啊……哦……」

「待会还有更爽的。」

说着，邬岑希把从云双腿抱起，并叫她搂住他的脖子，就这样抱着她在客厅走边干。

「这样干你爽不爽？」

「哦……哦……爽……爽死了」

「骚货，有没有男人跟你这样干过！嗯？」

「啊……啊……没……没……没有……」

「是那些男人的鸡巴干得你爽快，还是你骚穴里的大肉棒？恩？」

薄唇贴近她的耳朵耳语湿磨着，伸出舌头不时暧昧地挑逗着她敏感的耳廓，说完不忘重重地顶向女人的花心，

「……是……啊啊……是你……」

不懂他为什麽在这种时候提到别的男人，从云有气无力地回答她，身子早已软绵绵地使不出半分力来。

从云的身躯绝对算不上玲珑轻盈，要抱着如此肉感的女人进行各种奇招怪式的交合，显然是个相当大的考验。

由於邬岑希身材高大健壮，对年轻力大的邬岑希来说，却是轻而易「举」。

「这招叫猴子爬树，原来你喜欢这招。」

只见男人抱着从云，像猴子爬树一样，一边走、一边干她的肉洞穴。从云由於全身无力，加上腾空在半空中，

只有双手紧紧搂住邬岑希，两个奶子压在他状硕的胸膛上。

双手抱着这女人肥厚的丰臀，又控制她的骚嫩穴来吞吐自己的大鸡巴，真令邬岑希舒爽无比，「你的骚穴是不

是欠干？快说，荡女！」

「对……嗯……啊……」

当他抱着从云走到窗户旁时，雨已经停得了很久，一股清新的气息迎面扑来。

正好有两支土狗在办事，邬岑希戏笑。「贱女人，你看外面两支狗在做甚麽？」

从云顺着他的视线转过头，乖乖地回答：「它们在交配。」

「就像我们在相干，嗯？」

邬岑希露出一贯轻蔑的笑声，「我们也像它们这样交配？」

他当然知道她会应允，只不过他想听到她的声音，在激情中散发着不一样的味道，扰得他痒痒的，心里急躁得

找不到一点出口，急需发泄。

此时邬岑希已把从云放下：「像那只母狗一样趴下，屁股翘高，欠干的母狗！」

从云也乖乖的像外面那支思春的母狗一样趴着，臀部高高地抬着，就好像一只等待大公狗的发情母狗来干她：

「亲爱的，快，快把人家这支发情的母狗干得水鸡流汤吧！」

一听到「亲爱的」，邬岑希！地一声，肉棒觉得膨胀欲裂，似要决堤，急色地挺起那支大肉棒，「滋」一声插

入从云紧密的肉穴内，模仿外面那两支交配的土狗，肆意的搅动抽插：「贱货，这样干你爽不爽？」

一边抽干她的骚穴，一边也用力拍打她圆润的丰臀：「你的屁股还真大，肉真多，真是我见过所有女人最肥的，

快扭动屁股，贱女人！」

邬岑希说的没错，眼前这个妓女的确是他干过所有女人里面最胖的，全身都是肉，软绵绵就像在干一团棉花。

从云像狗一样趴着被邬岑希抽插淫穴，扭动屁股时，连胸前两个大乳房也前後摇摆，令他忍不住一手一个抓住

玩弄。

「啊。……啊……好深……好麻……」

邬岑希一手撮动着她的大奶子，一手拉住她的头发，女人的脸往後仰着，嘴里呻吟着，象极一只正在进行野兽

性交中任人宰割的母狗。

从云又肥又大的屁股飞快的甩动着，高耸的乳房颤动掀起了一片乳浪。

男人将从云的两瓣雪白的屁股用手掰看，低头看着自己肉棒进出骚穴的情景，每当他拨出小弟弟时，女人粉红

的嫩肉被他带出半指长，插入时，嫩肉又随即陷入穴中。肉棒青筋毕露，被透明的蜜液浸泡的越发粗长，在白炽灯

光的照射下，泛着淫菲的光泽。

两人越干越忘情，邬岑希翻过她的身子一手端住她的脚根部，一手抱着她的腰，不停地抽送，利用愈缩愈紧的

肉壁，去刺激她。

「啊……啊……唔……唔……啾…喔……」

被这巨大而强烈无比的快感刺激的简直要昏死过去！从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开始剧烈的颤抖，难道是错觉，

怎麽连阴道都会跟着颤抖？

邬岑希的大肉棒好像被温暖的肉壁紧紧地包住，有种被拉着不放的感觉；从云的肚子也开始迅速收缩、剧烈起

伏。

抽插了几百馀下後，渐渐地，从云的腰扭得愈来愈快，邬岑希也抬起他的腰用力的往上插。

从云的肥臀猛地一夹，邬岑希觉得阴茎龟头处酸麻无比忽然眼睛一黑，是快感！一阵强烈的刺激立时从下体溢

入脑中，短暂但极为强烈。

「啪啪」的两人性器交合声，伴随着从云的淫叫。

「啊……好勇猛……啊……美死了……好爽快……我要泄了……」

嘴中发出压抑的，充满晕眩快感的呻吟声，浑身酥麻欲仙欲死，穴口两片阴唇随着阴茎的抽插而翻进翻出，她

舒畅得全身痉挛。从云的小穴儿大量热乎乎的淫水急泄而出，还紧紧地收缩吸吮着大鸡巴，从云再也坚持不住了。

这个男人，她真的应付不来，这是从云昏迷前唯一的意识。

「该死，这麽不经操。」

还沈浸在强烈快感中的邬岑希见她昏迷过去，毫不怜惜地抱着她走向浴室，肉棒还埋在女人的骚穴中，边走不

忘边上下来回抽插。

一片片冰凉的液体源源不断地浇在脸上，从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没想到脸部完全暴露在蓬蓬头下，瞳孔被

淋得有点生疼。

「啊……啊……你……」

见她醒来，没有给她反应的时间，身前的男人双手紧紧握住从云的粗腰，屁股用力一顶，整根阴茎没入了她的

肉穴中。肉棒对准了肉洞，向前的一挤，插进了紧密的阴道。

「噢……噢……太快……太快了……让我歇……歇一会」

仰着头喉咙哽噎着，从云胸脯的振动和腰臀的摆动，噗吱……噗吱……的费力挺着屁股配合男人的动作。

男人哪里肯让她休息，很用心地扭着屁股，转着那一根粗大的肉棒，想要更深入地被肉膜拉到洞内，加强运动。

从云阴道受到背後体位直接的冲击，丰满屁股的摇晃夹着男人的那根扑吱扑吱的进出，乳房被男人用手包握着！

「来，用这个姿势。」邬岑希把从云一把翻过来，脸向下，趴在浴缸边，这样一来，两条雪白的大腿分得大大

的，丰满诱人的臀部翘得高高的，淫荡的肛门和湿漉漉的花瓣一览无余，男人用手粗鲁地抚摩她那早已湿得不成样

子的花瓣。

「快……小穴好痒……把你又粗又大的大肉棒再放进来……」

说着下体一阵颤抖，雪白的臀部不停地摆动着，腰肢象蛇一样扭动，不知是想摆脱还是在企求快插入。

「有够贱！」

巨大的阳物顶在了她的花瓣口上不停地磨蹭着。

「快……快插……插死我……啊……哦……操……操我……啊……」

随着淫荡的叫春声，邬岑希一边抚摸着滑溜溜的屁股，一边用手把着粗大的肉棒顶到了从云柔软的阴唇上，一

挺，「滋……」一声插进去大半截，吸了一口气，将肉棒抽出大半，重又奋力插了进去，快感淹没了一切。

一个在前面疯狂地摇摆着高高翘起的臀部，一个在後面快速地抽插着，花瓣中被阳物带出的淫水顺着雪白的大

腿流了下来……热水淋在身上，浴室里弥漫着水蒸气，在一片水雾中，两人现在就如同发情的野兽，进行着最原始

的兽交。

她闭上眼，似乎见到了何驰的那双眼睛。

他在看着自己的身体吗？如果身後的男人是他，如果是他……所有的，她这一辈子的付出全都值了。

【完】